

# 秋天是有颜色的



随着天气一天天转凉，秋意也日渐浓深。对于那些生活在钢筋水泥丛林中，那些穿梭在高楼大厦中，那些奔波在职场中，那些宅在家中的现代都市人来说，已经几乎感觉不到一年四季的更替变化了。有首禅诗说得好：“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如今，人们太忙了。忙得几乎没有时间抬头看天，忙得只顾赶路，而无暇欣赏沿途的风景，忙得一个个成了粗糙的、没有情感的“空心人”。最近，我先后两次走进终南山赏秋。一次是二郎山，一次是温家山。这两处山都在终南山腹地，都算不上什么名山。

登二郎山是一个秋日的上午，天高云淡。当地人说来二郎山一定要看“二郎庙”。入乡随俗。“二郎庙”建在山崖的最高处，山势险峻，悬崖峭壁，壁立千仞，直插云霄。一尺来宽的石阶路，凹凸不平，两边是铁锁链，摇摇晃晃。战战兢兢地爬到顶，心跳快得仿佛要从胸腔里涌出来，两条腿也酸得不停打颤，以至于站都站不稳。于是一屁股坐在二郎神前。

几天后我们再次进山，天降秋雨，时近黄昏。潇潇中我们来到温家山。原本是要看“二龙塔”的，据说那与唐王李世民有关，结果却因雨天路滑，不得不“望塔兴叹”。塔是没有

看成，但却意外地遇到了一片芦苇地。面对那一泓惹眼、直挺的绿，我实在爱得不行。遂不顾劝阻，踩着湿泥，拽着草丛，硬是走到跟前，直愣愣地看了半天。朋友喜欢上了山间的一棵柿子树。像小孩一样爬了上去，站在一根枝干上，哧哧地笑。他问我不要也爬一回树。我毫不犹豫地回答：“要！”于是，我也爬上了柿子树，和他一样站在一根树枝上。我伸手从树上摘下两个尚未熟透的红柿子，心里欢喜得不得了。那一刻有风吃过，那一刻有雨飘过，那一刻我甚至觉得自己就像是一棵树。

秋天是有颜色的。谁持彩练当空舞？赤橙黄绿青蓝紫。秋天有各种各样的颜色，但底色仍是金黄。秋天是有表情的。春之轻佻、夏之奔放，到了秋终于变得沉稳端庄了。春天过于鲜艳、过于扎眼，夏天过于热烈、过于火辣，冬天过于凄冷、过于暮气。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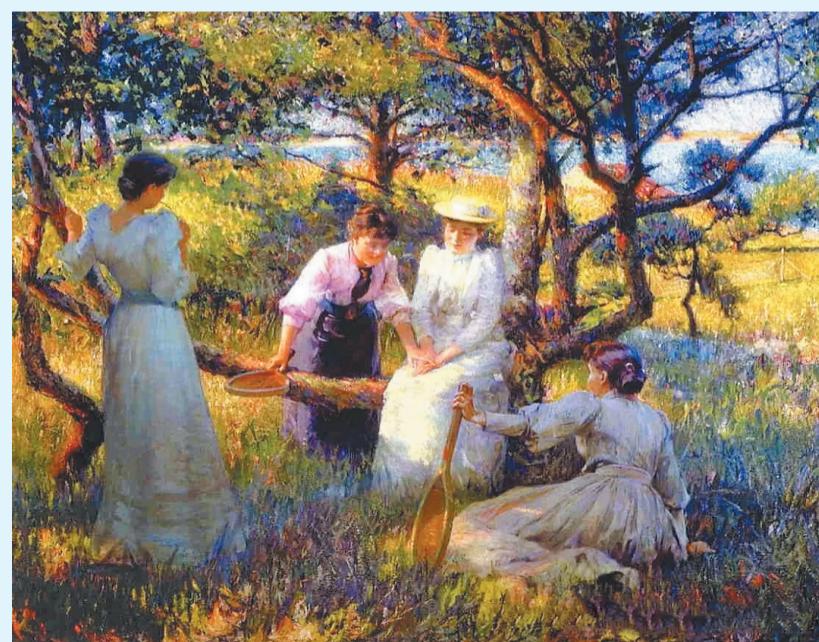
秋天是有气味的。泥土味，花香味，草根味，粮食味，五味陈杂。秋天正好，不浓不淡，天高地阔、风轻云淡，如人之中年。走过了春之鲜花铺就，走过了夏之荣光普照，到了秋天，终于变得安详刚毅、成熟内敛。秋天是成熟的季节，秋天是收获的季节，秋天是人之中年——天高云淡。

贾平凹

## 在淡淡的秋季

顾城

在淡淡的秋季  
我多想穿过  
枯死的篱墙  
走向你  
在那迷朦的湖边  
悄悄低语  
唱起儿歌  
小心地把雨丝躲避  
生活中只有感觉  
生活中只有教义  
当我们得到了生活  
生命便悄悄飞离  
像一群  
被打湿的小鸽子  
在雾中失去踪迹  
不，不是这支歌曲  
在小时候没有泪  
只有露滴  
每滴露水里  
都有浅红色的梦想  
当我们  
把眼睛紧紧闭起  
哦，在淡淡的秋季  
我没有走向你  
没有唱  
没有低语  
我沿着篱墙  
向失色的世界走去  
为明天的歌  
能飘在晴空里



## M 名画欣赏

### 休憩

罗伯特·威廉·冯诺(1858年-1933年)，美国著名印象派画家，以肖像画和风景画闻名。他的作品常常展现出一种宁静而和谐的氛围，通过细腻的笔触和丰富的色彩层次，营造出一种梦幻般的自然世界。

冯诺的艺术风格深受印象派的影响，但他在色彩运用和光影处理上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和创

新。他善于捕捉自然界中光线的变化和细微差别，将这些瞬间定格在画布上。在他的作品中，观众可以感受到光线在物体表面流动的痕迹，以及不同光线下物体色彩的微妙变化。让观众仿佛置身于一个充满自然气息的绝美世界，感受到艺术的魅力和生命的活力。

苏伦

## 美景



我无数次走过无人的空旷大地，总是边走边激烈想象脚下这片土地的命运。越走，风越大。渐渐地走到了乌伦古河岸的最高处。

迎风站立，风声剧烈地呼啸耳边，满天呜呜作响。站在这大江大河般轰鸣的巨风之中，近在咫尺的声响都很难听到。但是，稍微侧转一下身子，耳朵换一个角度，那轰鸣声倏地退却。耳畔空空荡荡，清清净净。只有头发和裙摆顺风势高高飞扬，证明风仍然在原处进行着。只是已经屏蔽了我的双耳。

站在最高处，站在喧嚣和寂静的分界线处，我像是这喧嚣与寂静碰撞的产物。而眼前满目空荡荡的葵花地，空秆整齐而密集地沿河岸排列到视野尽头。农田边缘的林带则是荒地与绿野的分界线。这一条条绿色林带，则是荒地与绿野碰撞的产物。

忙碌的收获时节终于接近尾声，我再也不用赶牛了，闲暇时间陡然增多。每天我都会以蒙古包为起点，向各个方向走很远很远。直到太阳偏西，气温下降才慢慢回返。

后来我发现了一处小小的美景。从此除了那里，基本上就哪儿也不去了。它位于东面那条细浅而干净的小河下游野地里。那儿有一处突然出现的断崖状地形。于是河流到了那里便突然坠落，站成一条瀑布。瀑布下方被水流长年冲击，形成一个水潭。水潭不大，但是非常深，并且清幽幽的，一望见底。水潭四周是洁白的沙地。沙地边缘长满芦苇。有一条细微的小路倔强地通往此处，那是牛走出的路。

每当我独自一人去到那里，走过弯曲狭长的小路，扒开最后一片芦苇，像拆开礼物一样，心中激动难抑。它首先是个秘密，其次才是美景。

每当风势转烈，水边芦苇在风中猛烈地动荡，我想大声呼喊，又想哭诉，又想辩解，又想致歉。但最后开口的，却只有赞美。像一个毫无罪过的人那样用力地赞美，装聋作哑一般赞美。一遍又一遍地，赞美高处坚硬光滑的蓝天，赞美中间强大无尽的风，赞美眼前这秘密之地。仿佛只要赞美，世界便有所回应。

李娟